

南宋商船“南海一号”，估计货物总数可达8万件，若干历史学家不免欣喜若狂，称其为“海上敦煌”。琳琅满目的船货里，不少品种（如铜镜）是首次发现。大头依旧是瓷器，囊括了江西景德镇、福建德化、建窑及浙江龙泉四个著名的窑系，其中一些有鲜明的异域风格。

宋王朝先后在广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明州、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“市舶司”；又在秀州、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“市舶务”，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“市舶场”。“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，听从便。”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，政府还会赐予官职。当时，整个大宋的海岸线均对外开放，与西洋南洋诸国商贸互通。

海上丝路发达，泉州熙攘繁盛。跨海而来者，渐渐从“国际友人”变成了“居民同志”。比如，阿拉伯人蒲氏家族沿着海上走廊来到泉州，后于此定居并经营香料等生意。明末清初，家族后裔又来到永春县达埔镇，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、香料等资源，制作和贩卖篾香，开启了达埔的制香史。又比如丁氏家族，已在泉州繁衍传承数百年，其先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。如今，晋江陈埭镇是出了名的丁氏回族聚居区，而丁氏宗祠的总体布局，恰好呈“回”字状，极具象征意义。

为什么是泉州？泉州何以引人瞩目？翻阅王铭铭的《刺桐城》，可知无论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还是“泉州学”，都重视泉州区域发展周期中衰落期（明清时期）来临之前那10个世纪的往事。其间，泉州相继发生了如下变迁：一. 在“衣冠南渡”的名义下发生的大量北方

汉人的迁入。二. 南渡后，汉人在这个区域营造生产基地和居住聚落，营造“核心区”。三. 在人口膨胀的压力下，区域交换体系得以形成，其中，海外贸易成为“地方特色”。四. 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的城建事业，适应商业贸易规模扩大的需要。

泉州的视野越来越开阔，雄心难以阻挡。宋元时期，地方上的官员、文人、商人、一般民众，对异国情调已然是习以为常，同时，对海外世界和文化的系统描述也出现了。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的序言宣称，不了解海外风物，“君子所耻”。爱好游历世界的汪大渊更猛，元至顺年间（1330—1331），年仅二十的小汪随泉州商船远航，经过内南海，过马六甲海峡，入孟加拉湾，绕印度半岛，经阿拉伯湾，进入波斯湾，南下经亚丁湾、红海，沿非洲东岸南下至坦桑尼亚，元统二年（1334）返回泉州。至元三年（1337），大渊第二次从泉州起航，经南洋群岛诸国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绕过苏门答腊岛，北至万年港，东至古里地闷、文老古，向北至苏禄岛，最后经中沙、西沙群岛返航，至元

五年（1339）夏秋间抵达泉州。两次远航探险，历时8年，航程数万里，到过2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；至正九年（1349），汪大渊修《岛夷志略》，该书之跋，清晰地展示了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海外地理文化关注：“皇元混一，声教无远弗届，区宇之广，旷古所未闻。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，莫不执玉贡琛，以修民职，梯山航海，以通互市。”

## 观沧海： 地域社会史谱写英雄志

沧海横流，烟涛依旧绕泉州；欲向谁诉，为谁重游丝绸路。泉州固然是一个“起点”，远方有无尽的旅程，却也是一个“终点”——作为“家乡”存在的泉州，是泉州人的终点，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。

漫步泉州的石头街（法石街），你可以看到风味独到的两种闽南建筑：沿海一带筑土墙，往往用蚌壳、海蛎壳等贝壳烧制的壳灰代替石灰，可以防止海风带来的酸性腐蚀。更

右图：洛阳桥上，夕阳洒在渔民脸上。泉州固然是一个“起点”，远方有无尽的旅程，却也是一个“终点”——作为“家乡”存在的泉州，是泉州人的终点，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。

